

课题问道

永远追问,永远不满足于“差不多”

■ 江安县教师培训与教学研究中心 郭章荣

常有年轻教师问我: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处理资料、家校沟通……还要做课题,不是累上加累吗?在他们眼中,教育科研是在教育教学工作之外再加一件事,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累”上加“累”。但我三十多年的科研实践证明,科研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工作的优化剂,是“累”的消融剂。它如船夫手中的竹篙,不是增加行船的重量,而是提供行船的支点与动力——课题研究,便是撑船的竹篙。用心用好它,能为育人破困解难提供良方。

讲台之上 满眼青湿与迷惘

33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走进教室。那是一所偏远的农村九年制学校,条件很差,但孩子们的眼睛是亮的,亮得让我心头一热,也让我手足无措。我备课到深夜,把每句话都写在教案上、写在教材上,甚至对着镜子练上几遍。可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所有的准备像被风吹散的纸片——始终有孩子在望窗外,也有孩子在偷偷折纸船。作业收上来,讲了几遍的地方仍然是错的。我又急又恼,使了劲却不能让学生“开窍”。

真正让我夜不能寐的,是一次评课。一位老教师听完了我的课,沉默半晌说:“课上得很规范,没有问题,可学生到底得到了什么?”那一晚我没睡着,窗外是黑沉沉的田野,窗内是翻来覆去的自己。自己用的方法,真的对吗?我开始翻书,陶行知、叶圣陶、魏书生、斯霞的书,一本本啃,一句句琢磨。慢慢地明白,人家的经验再好,终究是别人的地,别人的庄稼。我的那块地里,到底该种什么,该怎么种?

困顿之中 遇见课题与微光

2002年,县里召开的省级课题开题暨教育科研培训会为我推开了科研的大门。培训后,我反复思量,把之前一直想做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策略研究》课题重新拾

起来。交上去的课题申报书被退回来3次,上面写满红字“问题不聚焦、目标太大、方法不具体……”改了又退,退了又改,第四次终于通过了。这次经历让我悟到:教学中的困惑不是弱点,而是起点。困惑深究下去,就成了问题;问题梳理清楚了,就成了课题。

课题启动后,我带着笔记本走进教师们的课堂,记录课堂上的“不对劲”——哪个环节学生走神了,哪个提问没人回应,哪次作业错误率特别高。一学期下来,笔记写了3本,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师讲得越细,学生反而越不会?课题组的研讨会上,有人说,“教”不等于“学”,“讲”不等于“懂”。教师讲得再清楚,那是教师的逻辑;学生要自己走一遍,才能建立自己的逻辑。拨云见日,我开始尝试“少讲一点,多问一句”,把课堂上的“告诉”变成“追问”。第一次这样上课,我紧张得直冒汗——教室里安静了,学生皱着眉头想,我忍着不开口。十几秒后,一个孩子举起了手:“老师,我好像懂了,是不是这样……”3年后,课题顺利结题,研究报告被教研员批注“有血有肉”,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收到的最珍贵的一句评语。

讲台之外 并肩同行与守望

2004年,我考入县教研机构。育人场景变了,可习惯没变——我依然带着笔记本,走到哪儿、记到哪儿。我发现,有的一线教师对科研的态度,可以用“怕、难、忙、烦、远”来概括,怕自己做不来,难在不知从何入手,忙得没时间,烦那些表格和术语,觉得科研离自己太远。在全县教师培训会上,我坐在教师们中间,用一个问题开场:“你班上有没有那种让你‘恨铁不成钢’的学生?用了多少办法都不管用?那就对了——把这个‘不管用’写下来,就是课题的胚子。”台下哄堂大笑,笑完后,有人开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字。

多年来,我立足江安本土教育痛点,牵头推进一项区域性研究。2013年,我召集16所农村小学开展《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研究》;2019年,全县推进了《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提升县域教师教学设计能力实践研究》;2023年,我组织部分学校开展《基于痕迹教育的中小学生学习成长表达实践研究》;2024年,我又召集7所幼儿园和3个学前教育学区,开展《幼儿

红色图书资源创新使用实践研究》。我用实际行动告诉老师们,做课题研究需要养成习惯——看见问题不绕开、面对问题不凭经验硬堵、解决问题之后不急着重翻,而是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有效”。我的视野也从“教师怎么做科研”扩展到“区域科研平台怎么建”“校本研修怎么落地”“科研团队怎么培养”。每一个课题都是一把锥子,扎在教育最需要突破的地方。

寻常之间 收获意外与芬芳

做课题研究,到底带来了什么?2025年冬天,在江安县幼儿红色图书资源创新使用专项课题的阶段成果展评活动上,一位年轻教师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个孩子不爱说话,也不跟小朋友玩,总是缩在角落里。在一次红色绘本阅读活动中,教师发现他对书里的小英雄特别着迷——一遍遍地翻,甚至能背出细节。教师便在“红色故事小剧场”活动中请他扮演一个角色。第一次上台,他攥着衣角,声音发颤;第二次,他声音大了些,眼睛敢看观众了;第三次,他不但流畅地表演完节目,甚至加了一句台词。听完这个事例,我说:“课题研究最大的成果,不是那些证书、论文、职称,那些都是水到渠成的东西,真正的成果是你看得见一个孩子眼里的光从暗到亮,是一个老师从倦怠到清醒的转身。”



开心

蒲雨 摄

时代叙事与生命觉醒

——从“开学第一课”看成都七中的育人逻辑

■ 成都七中 王雪梅

“开学第一课”是新学期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的集中德育活动。学校借助开学典礼这一场景,完成思想动员,对学生进行成长引导,并直观反映一所学校的育人取向。成都七中作为四川省知名中学,2024年至2027年的“开学第一课”有着清晰的主题迭代轨迹,先后围绕“120周年校庆”“抗战历史纪念”“国家发展规划”“青少年挫折成长”等主题进行设计。

一、确立青年成长的精神坐标

中学德育实践经常会遇到两种问题:一是家国主题教育流于口号,脱离学生真实生活体验;二是过度看重考试成绩,忽视青少年时代责任感的培养。成都七中的开学课程设计紧扣重大历史节点与教育政策文件,搭建起国家、时代、学校、个人层层贯通的叙事链条,推动国情教育融入学生日常成长。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是2025—2026学年上期秋季入学第一课。这一课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背景,设置全民抗战史梳理、川军抗战史实讲解、七中抗战校友故事分享几个板块。课程没有停留在对历史知识点的简单讲授,而是把川军抗战影像资料和本校校友投身救亡运动的故事结合起来,将校史放置在民族抗争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红色精神的代际传递。

“时代的五年,国家的五年,七中的五年,我的五年”是2025—2026学年下期春季入学第一课。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设置4层内容,从智能时代发展变化,到国家现

代化建设,再落脚学校发展,最后落到学生个人未来规划,引导学生思考个人理想如何对接民族复兴的时代需求。接着,2026—2027学年上期的“开学第一课”,落实教育“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建立中小学校国情研学制度的相关要求,引导青年学生会观察社会、接触现实,将社会实践观察纳入开学德育活动当中。

在这样的设计下,家国情怀不再是外部强加给学生的道德约束,而是引导学生走出校园的局限,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白个人和广阔社会之间的联系,把时代责任内化为自身成长的追求。

二、构建身份认知的文化根脉

校本文化构成学校德育的基础。成都七中充分挖掘校史、校庆、校友资源,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可落地的德育课程,帮助学生建立身份认同,同时学会客观看待自身不足。

一方面,学校充分利用120周年校庆开展校本教育。“何以七中,七中何为——成都七中120周年‘开学第一课’”是2024—2025学年下期“开学第一课”。围绕学校120年办学历史,设置校长解读学校办学价值、介绍校庆筹备工作、开展校史追问等环节,设问:“七中何为?七中学子何为?”课程立足本校历史,回答学生从哪里来、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把长期沉淀下来的办学精神转化为当代学生可以参照的精神资源。“我本是高山”是2023—2024学年下期“开学第一课”,同样提炼学校精神符号,强化学生对学校的归属

感。

另一方面,校本德育没有一味美化校友榜样。除了优秀校友的正向示范,方案还引入校友的反思视角,直接点出本校学生存在的现实短板:好奇心不足,思辨能力偏弱,对真实社会了解有限,学习带有较强功利性。这种敢于自我剖析的做法,跳出传统典礼一味表彰宣传的模式,促使在校学生客观看待自身问题。抗战校友、“最美孝心少年”校友等不同人物故事共同组成校本德育素材,让封存于档案中的校史,变成学生能够共情的教育内容。

由此可见,学校教育不是追求学生考试分数提升,而是注重塑造学生的精神面貌,让学生拥有校园归属感的同时,具备自我反思的意识。

三、直面成长困境的生命教育

“生活给了我们多少风雪,我们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成都七中2026—2027学年上期“开学第一课”,化用外卖员诗人王计兵的诗句作为主题,是学校开展生命韧性教育的典型案例。

课程充分考虑不同年级学生的现实处境:高一学生要适应初高中之间巨大的学习落差,高二学生面临选课走班带来的选择压力,高三学生承受高考备考带来的身心负担。课程设置“看见—感同→反思→回应—联结”的完整情感认知路径。

第一,看见他人的困境。邀请到甘洛县进行社会实践的学生代表讲述当地学生木乃约热的经历:冬天在路灯下背诵英语,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前,还在家帮忙

干农活……以普通人的故事,打开学生看待社会的视野。

第二,共情与自我反思。通过案例,引导学生重新看待自己面对的学业压力、生存苦难和成长困境,但并不否定学生自身遭遇的痛苦。所谓“风雪”,既可以指物质条件的匮乏,也可以代表成长遇到瓶颈、内心迷茫,每一种困境都有现实意义。

第三,价值阐释与精神升华。校长解读主题,指出人在克服苦难过程中磨砺出的生命力量是珍贵的。校长结合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孟子名言以及王计兵的诗歌,提出教育要给学生自我突破的空间,反对温室式的保护教育。

第四,落实到个体行动。由学生会主席发出倡议,把课程感悟落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鼓励学生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困境,在实践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春天。

由此可见,成都七中的育人逻辑可概括为:立足时代与家国的现实背景,依托学校百余年的校史文化,从学生真实成长难题出发,以真实故事、学生实践作为载体,沿着“看见他人—反思自我—走向担当”的认知路径,完成学生从关注小我到心怀大我的人格塑造。

希望这套实践给新时代中学德育建设带来启发。中学德育不能脱离现实,既不能脱离国家时代大背景,也不能回避青少年真实的成长烦恼;既要用好校本校史资源,也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育最终的追求,不只是培养成绩优秀的学习者,更是培养能够直面人生困境、心怀家国天下的完整的人。

人工智能+教育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是文化自信和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在当前的初中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如何将这4项核心素养有效地落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组调查显示:54.7%的学生觉得外国文学“人物名字长、关系复杂”,45.78%的学生认为异质文化背景难以理解,33.73%的学生不知如何表达阅读感受;仅17.57%的学生经常对比中外作品。这些数据说明外国文学教学在跨文化理解、语言内化与思维进阶方面还存在不足。与此同时,AI浪潮正深刻地重塑教育生态。调查中虽有67.57%的学生会使用AI查询学习资料,但多停留在信息检索层面,并未触及深度认知层面。因此,如何让AI服务于文化理解、语言实践、思维发展和审美体验——是本题探索的核心问题。

一、在跨文化比较中培育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不是排他性的自我肯定,而是在跨文化理解中形成的文化自觉。AI为这种比较提供了直观、交互的工具支持。在《昆虫记》教学中,教师利用AI对比阅读功能,同时呈现伊索寓言《蚂蚁和蝉》以及法布尔的原文与中国古诗中关于蝉的书写,自动生成对比。西方传统中蝉象征懒惰、乞讨,法布尔揭示蝉自食其力的特质,中国古诗则赋予蝉“高洁”“清远”“不朽”的品格。学生在填写对比表格的过程中,不仅理解了法布尔挑战传统寓言的科学精神,也在中外文化对话中深化了对中国文学“托物言志”传统的认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学中,学生通过与AI对话,将保尔与司马迁、袁隆平进行对比,在理解异域英雄精神的同时,更清晰地认知了自身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特质。

二、在深度对话中发展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的核心是在真实语境中有效表达与交流。AI为学生创造了低心理门槛的表达空间。调查显示,AI实验班57.94%的学生通过AI“问出了平时不敢问老师的问题”,86.92%的学生表示“通过追问理解更深”。在《简·爱》教学中,教师设计“AI情境对话”环节:AI扮演简·爱,学生从对“简·爱为什么离开?”的文本理解,到“19世纪英国女性的法律地位如何?”的文化探究,再到“平等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的当代联结,层层深入追问,提升了组织语言、表达观点的能力。AI即时回应,使每个学生都获得了充分的语言实践机会。

三、在人机思辨中锻炼思维能力

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质疑对象”,而不仅仅是“答疑工具”。课题最具创新性的实践是将AI定位为学生的“思辨对手”。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课堂上,教师将AI生成的“标准读后感”投屏,请学生找出不足。学生敏锐地指出:“AI说保尔‘从未动摇’,但书中写他在公园里放下了手枪——他动摇了,又把自己拉回来了,这才叫钢铁意志。”学生在“与AI抬杠”中学会辨析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AI实验班中有50.47%的学生完成了辩论类任务,85.98%完成了追问挑战任务,学生不再满足于接受现成结论,而是开始主动审视AI的回答。

四、在文本品鉴中提升审美创造素养

外国文学翻译文本的语言张力,是审美素养培育的独特资源。在《美丽的颜色》教学中,教师利用白板分屏展示同一段落的不同译本,引导学生品鉴“步入”与“走进”等词语选择的微妙差异及其对人物精神呈现的影响;AI生成的思维导图帮助学生从碎片化阅读走向结构性审美,将“实验室环境—实验过程—人物精神”连成整体。在《昆虫记》教学中,AI助教以法布尔的口吻开场,学生在角色代入中感受科学叙事与文学笔法交融的独特美感。调查中,69.16%的学生认为AI对话“更有趣,像在聊天”,64.49%的学生认为“AI回答详细,帮助理解”。当学习过程本身具有审美愉悦感,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亲近感也随之增强。在《美丽的颜色》课后,学生模仿文中细节描写进行片段写作,将审美体验转化为创造性表达,实现了从“感受美”到“创造美”的素养跃升。

上述路径的效果通过多轮数据采集得到验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学后,对249名学生调查显示:89.96%的学生对学习活动表示满意,95.18%的学生认为理解有提升,87.14%的学生被激发了阅读更多外国文学的兴趣。AI实验班(107人)中,81.3%的学生喜欢AI对话学习方式,90.65%的学生支持继续使用;68.67%的学生表示对“奋斗”“理想”有了新认识——标志着价值观层面的素养达成。值得注意的是,AI实验班与传统班级的学习方式满意度均为78.88%,但实验班更多选择了“自己看书+AI辅助”的混合模式,说明AI并未取代传统阅读,而是成为深度理解的助推器。《昆虫记》教学后,AI教学班级平均分高出对照班2.8分,优秀率高出13.5个百分点;考查跨文化对比能力的试题正确率分别高出16%和15%,印证了AI辅助跨文化比较教学的有效性。

实践表明,AI赋能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教学设计如何将AI工具与素养目标精准匹配。教师不是让学生“用AI找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在与AI对话、质疑、比较中,实现语言、思维、审美与文化理解的综合发展。

【本文系2025年度四川省教育数字化发展与评价重点实验室课题“‘AI+’背景下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语文外国文学教学研究”(课题编号:JYS-ZH202510)阶段性成果】